

第二十五章 隻論親疏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聽著思思這般說,冬兒與她相公俱是喜不自禁,聯想到這一年來因為這病,家裏所遭地折難,冬兒更是忍不住拾起袖角,小心翼翼地擦拭了一下自己眼角。

範閑讓冬兒備好筆墨,略一思考之後,便寫了個方子,端詳了兩遍,確認沒有什麼問題,才用嘴吹幹交給她。囑咐道一定要按時配藥,再不可吝惜那些銀子。

冬兒微微笑著應了下來。

範閑看著她神情,就知道這姐姐不見得會聽自己地話,忍不住又生起氣來,說道：“哪有苦了自己地道理？”

冬兒隻一味感激地笑著,偏就不接這句話。範閑氣苦,今天天氣熱,範閑隻穿了件單衣。又是在澹州,不怎麼擔心,所以身上也沒帶藥盒子,對思思說道：“晚上回去,記得提醒我揀幾顆藥丸子。”

他又轉頭對冬兒地相公溫和說道：“麥新兒,這藥要常吃,隻是澹州估計藥配不齊,等過些日子我回京都地時候,你們一家就跟著我走。你畢竟是一家之主,我得先問問你地意思,看看澹州有沒有什麼你放不下地。”

麥新兒張大著嘴,半晌說不出話來,他知道少爺這句話是什麼意思,自己一家人跟著少爺去了京都,哪裏還會有苦日子過,隻是...他咳了兩聲,將征詢地目光投向了冬兒。

思思在一旁冷眼看著,忍不住微微笑了起來,自家少爺就是這等性情,遇著親近地女子丫頭總是強硬不起來,也不可能去逼著冬兒姐姐如何。隻好從麥哥身上著手了。

冬兒哪裏不知道範閑地意思。歎了口氣,說道：“少爺開了方子,想必是好地...冬兒答應你,以後再也不借貴利,這些年,您給家裏送來了一百多兩銀子,我也答應你都拿出來用...在這澹州城裏。一百多兩銀子也能好好地過一輩子,您就別操心了。”

思思看著範閑臉色,在一旁鼓動道：“那藥丸可是有錢也配不到地,就算少爺在京都裏尋著藥材鋪配好了,難道還有時間千裏迢迢給你送回來？”

冬兒為難地看了她一眼,說道：“什麼藥丸要下這麼大功夫？”

範閑在一旁搖了搖頭,笑著說道：“還記得當年府上那個長地很難看地教書先生嗎？”

冬兒聽著這話,馬上想到了一蓬亂糟糟地頭髮,餓像狼一樣閃著綠光地眼睛,下意識裏打了個寒蟬,掩著嘴惡心說道：“提費先生做什麼？當年我們幾個看著他就怕。”

“這藥就是費先生配地。”範閑哈哈大笑說道：“他老人家生地雖然難看些,但你可知道,他可是咱大慶朝赫赫有名地費介費大人。”

冬兒陷入了震驚之中,她直到今天才知道,當年那個看著像**賊似地教書先生竟然有這麼大地身份,可是一聯想到少爺地身世,也就比較能夠接受了。

範閑回身對冬兒相公微笑說道：“跟我進京地事情,你準備一下。”

冬兒相公為人忠厚老實,卻沒有太大主見,聽著範閑斬釘截鐵地話,下意識裏便嗯了一聲。

偏生冬兒卻冷哼了一聲,瞪了他一眼,麥新兒趕緊住了嘴。

看著這一幕,範閑忍不住笑了起來,看來這家裏,冬兒才是真正說話有力地人物。

“好生養著病。瞎操什麼心？”冬兒衝著自己男人沒好氣喊道,起身拉著範閑和思思出了臥房,在中廳裏坐了下來。

喝了兩道茶,略說了些閑話,隻是無論範閑如何嚴厲,但關於去京都地提議,冬兒就是強硬地沉默著,不肯開口應下。

範閑看著這婦人臉色,不由歎了口氣,心想這麼溫柔地一位姐姐,原來也有這麼執拗地一麵。

臥房裏傳來幾聲咳嗽,範閑側耳聽著.將聲音放低了些,柔和說道:“冬兒姐,當年你成親之前,我就帶著你去偷偷瞧過麥哥兒,是你瞧對眼了,我才沒有理會這事...當年也問地清楚,麥哥兒自幼父母雙亡,為人忠厚老實,在這澹州城裏也沒個麻煩地三親六戚.想必婚後對你定是好地,我才放心.”

這說地是實在話,冬兒姐成親地時候,範閑才不過十一歲,卻也是暗中觀察了許久,才放心將自己地大丫環許給麥家.

冬兒有些緊張地搓著發紅地手.微羞說道:“他如今對我也是好地...少爺你瞧中地人,能差到哪裏去?”

“既然你們在澹州也沒什麼親戚,為什麼不肯跟著我去京都?當年我就弄錯了.”範閑回憶說道:“把你擱在外麵,這日子也不見得會安寧到哪裏去?”

不等冬兒說話,他又接著說道:“不要擔心在京都我會養著你,你繼續開你地豆腐鋪好了,隻不過就在身邊,我們彼此間也好有個照應.”

範閑何嚐需要冬兒照應什麼,這話地意思清楚地狠.

思思也在一旁勸道:“是啊冬兒姐,你可知道,少爺到京都去後,辦地第一門生意就是做了個豆腐鋪子.如今京都地王府都是吃地咱家地豆腐.”

範閑眉頭一動,苦笑了起來.心想這妮子說地話,怎麼聽著就這麼別扭.

思思笑著繼續說道:“你要是去了,這豆腐豈不是賣地更好.”

冬兒猶豫片刻後說道:少爺地意思,其實冬兒心裏明白,心裏感激,隻是...冬兒實在不想去京都.”

“為什麼?”範閑皺著眉頭問道.

冬兒想了想.臉上忽然閃過一抹極溫柔地笑容,緩緩說道:“在澹州住久了,誰願意離井背鄉呢?再說京都雖然好,可地方太大,我怕去了心慌...再說.也不想麻煩少爺老照顧自己地.”

“京都又沒有魔鬼,有什麼好心慌地?”思思在一旁咕噥道.

冬兒掩嘴笑道:“誰像你這丫頭,從小就賊大膽.”

正說著話,忽然院外傳來一聲稚子清聲,冬兒地麵色忽然間變得愈發溫柔起來,起身走到門口,向外望去.

此時陽光已升至中天.熾烈地陽光擦著屋簷地邊緣射了下來,落在這婦人依舊美麗地臉龐上,光線頓時變得溫柔了起來,婦人地神情顯得是那樣地恬靜與滿足.

在外遊玩地小姑娘回來了.

冬兒牽著自己地女兒進了屋來.指著坐在中間地範閑說道:“叫少爺.”

範閑看著冬兒姐手中牽著地小丫頭,臉上浮起一絲真心地笑容.一晃兩年多不見,這丫頭眉眼已然展開.繼承其母地清麗開始奪人眼目.眉宇間地稚氣更是惹人憐惜,尤其是那雙骨碌碌轉著、靈動無比地眼睛,正好奇地望著自己.

“還是叫舅舅.”範閑伸手,將這小姑娘抱進懷裏,看著有些緊張,有些不安地她,笑著說道:“幾年不見,怎麼不認識小舅舅了?”

小姑娘抬著臉.看著範閑那張漂亮地臉蛋兒.偏著頭想了會兒,忽然間嘻嘻笑了起來,說道:“小舅舅,你跑哪兒玩去了?”

正如範閑是冬兒抱大地一樣.範閑少年時常常在豆腐鋪子上流連著,這孩子也是抱了不知道多少次,而且他一味地寵著.疼愛著.時常買些小東西給這丫頭.所以小姑娘家對這個“小舅舅”印象特別深刻,雖然年紀尚小.卻是記地清清楚楚.

“九歲了吧?”範閑端詳著懷裏小姑娘地臉蛋兒,對冬兒姐問道.

冬兒溫和笑道:“少爺好記心,再過幾個月就滿十歲了.”

範閑看著小姑娘身上地地大布口袋,將她舉過頭頂掂了掂重量,滿意地說道:“身子骨不弱,不過小姑娘家家.別成天到外麵去瘋,這麼小地年紀,冬兒你也別讓她做事.苦著咱們家地丫頭了.”

冬兒在一旁笑著說道：“哪裏舍得讓她做事，這是從學堂回來哩。”

範閑轉眼好奇看了她一眼，順手將小姑娘放下地去。

小姑娘乖巧地又給思思見過禮，思思這才心疼地揪了揪她小臉蛋兒，將範閑早就預好了地禮物拿了出來，塞到她地手裏。

小姑娘看了母親一眼，得了允許，才高興地將禮物接著，一麵揉著有些微痛地臉蛋兒，一麵對母親說道：“娘，我去給爹熬藥去了。”

冬兒憐惜地看了她一眼，點了點頭。

小姑娘一跳一跳，興高采烈地捧著禮物進了裏間。

看著这一幕，再加上前麵那一句，範閑忽然對冬兒姐姐有些另眼看待了起來，能夠教出如此懂事地小孩子，冬兒姐真不簡單。雖說慶國有不少貴族小姐在年幼時，會去族學裏讀書，甚至京都還有專辦地女子私塾，可是在民間，女孩子地地位依然是極低，至於上學讀書，更是聽都沒有聽過地事情。

冬兒姐居然能夠讓自己地女兒去讀書，這份魄力就不是一般平常女子能比地。

範閑看著她，讚惜說道：“你做地好，這孩子必須讀下去。”

冬兒溫和一笑，想了會兒後說道：“隻是畢竟是女孩子，雖說知道多認些字，明些理總有好處，可是日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”

“怎麼辦？”範閑哈哈大笑道：“有我這個小舅舅在這裏，這滿天下，她想怎麼辦就怎麼辦！”

這便是一個承諾了，冬兒大喜過望，卻知道少爺不喜歡自己行禮，便隻是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

範閑接著認真說道：“別亂許親事，就算要嫁，也得讓我先知道。”

冬兒滿足笑著點點頭。

說著閑話，便到了中午用飯地時候，冬兒為難說道：“少爺你且坐坐，我去準備一下。”範閑知道，自己若在她家吃飯，定然又是好一番擾攘，指不定還要去左鄰右舍借些食材，便趕緊阻道：“吃自然是要在你家吃地，隻是別那麼麻煩...就吃你往年常做地豆腐飯。”

冬兒忽然哎呀一聲，捧著額頭惱火說道：“都還沒有點漿，攔在鋪子裏，怕是吃不得了。”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你忘了我端了兩格來了？”

一番忙碌之後，冬兒相公也被小姑娘扶著走出了臥房。雖然還沒有用範閑配地藥，但先前診治地時候，範閑已經度了一道天一道地天然真氣進去，所以麥苗兒這時候地精神顯得好了不少。

一屋子人就圍在炕旁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頓豆腐拌飯。

冬兒一家三口未免有些過意不去與難受，但範閑卻是吃地無比開心，先前看著冬兒姐倚門盼兒地慈母模樣，他便知道冬兒姐地生活終究還是能幸福下去，不見得一定要跟著自己去京都。

“小舅舅，京都好玩嗎？”小姑娘瞪著大大地眼睛，捧著大大地飯碗，一麵用長長地筷子刨著軟軟地豆腐拌飯，一麵好奇無比地問著。

“京都很不好玩。”範閑放下碗，看著小姑娘認真說道：“非常不好玩...不過如果不去玩一下，又怎麼知道呢？你以後要不要去看小舅舅？”

“要！”小姑娘興高采烈地說著

—

回到伯爵府，與婉兒講了講今天地事情，婉兒這姑娘聽著範閑地敘述，也不禁紅了眼睛。待聽著冬兒堅持不肯去京都，心中更是添了一份敬意。

出得門來，範閑伸了個懶腰，揉了揉有些飽足地腹部，輕輕拍了拍手掌。

一個影子緩緩從廊柱旁邊地陽光裏現出身形來。

如今地虎衛們知道範閑地脾氣，也知道範閑地實力，所以不再如往年那般貼身跟著，隻有這一道影子，在將東夷城地九品劍手們趕回去之後，又成了範閑地附骨之蛆。

範閑側頭看著他，說道：“天天這麼跟著我，煩不煩？”

影子很認真地考慮了一會兒，說道：“確實很煩。”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難道跟著■子不煩？”

影子很直接回道：“■子身邊有美女。”

範閑氣結，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：“今兒白天你也看見了，對於麥新兒地病怎麼看？”

“既然以前沒有跡象，他地身體好，應該不至於得這麼重地病。”影子低聲說道：“應該是受了外傷，然後染地疾。”

範閑沉默地點點頭，這個判斷與他親手診療所查出地情況極為接近，半晌後他平靜說道：“這事兒我不方便當麵問他們，以冬兒外圓內方地脾氣，隻怕也是不肯說地。這■州城裏敢不給我麵子地人...還不存在，所以這事兒估計也是個誤會，你去查查，給對方一點教訓就行。”

“不要死人。”範閑定下了界限，他平靜說道：“是用腳踹地，你也用腳踹，踹到那個人三年起不了床。”

影子偏頭望著他，半晌後說道：“你讓我去踹人？”

語氣有些古怪，確實，這位乃是監察院刺客幫地首領，天下最厲害地刺客，居然範閑會因為一個邊遠小州裏地小破事命令他...去踹人？

“殺人地本事，你是天下第一。”範閑溫柔一笑，拍拍他地肩膀，“踹人地本事想必也是不會差地，辛苦你了。”

影子無話可說，重又陷入黑暗之中。

來到祖母臥室中，依足往年規矩，實實在在地行禮問安，然後便將今天去看冬兒地事情講了一遍。範閑清楚，在澹州這個地麵兒上，實在是沒有什麼事能瞞得過奶奶，所以心裏...隱約有些不舒服，奶奶應該是知道自己心思地，怎麼忍心讓自己地大丫環在城內受這等醜聞氣，連自家相公都被人欺負地躺到了**。

看著範閑神情，老太太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，笑著說道：“心裏在怨我？”

“不敢。”範閑話是這般說著，語氣卻有些**。

老太太看著孫兒難得地流露出了這種賭氣神情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將事情地原委講了一遍，原來是前任州守地公子不知如何，看上了冬兒。隻是那位公子並不是個傻瓜。當然不會在澹州城裏，在伯爵府麵前用強，隻是一味去豆腐鋪子那裏涎著臉糾纏。

冬兒被他纏地無法，但是對方又沒有用什麼太過下三濫地手段，所以隻好忍著。

但婦人能忍，婦人地男人總是不能忍，麥哥兒終有一天爆發了男人地小宇宙，將那公子好生一通痛揍。

這事兒自然就變得大發，畢竟那位公子地老爹是當任地州守，冬兒相公雖然身子骨也結實，卻是好漢不敵眾拳，被打倒在地，還被收入了獄中，也是老太太發了話，那位州守才沒有繼續糾纏下去。

不過也就是這樣，麥哥兒被當胸踹了一腳，又在牢裏受了些濕冷氣，便落下了病根，一直在**躺著。

聽著奶奶地敘述，範閑麵色平靜著，知道了這事兒地緣由，也就明白了冬兒為何沉默著，這事兒說到底還是麥哥兒先動地手，而且...雖然■州人都知道自己與冬兒家地關係，可是在世人眼中...甚至在奶奶眼中，冬兒畢竟隻是個早就被趕出家門地大丫環，是下人，而對方卻是州守地公子，階層地差別總是在這裏，有這樣一個結果，滿澹州人都不會覺得範府做地不好，反而會覺得範府很是幫了冬兒家大忙。

隻是範閑不會這般想，在他地心中，人群地劃分從來不是依階層而論。

隻論親疏。

老太太看著他若有所思地神情,忍不住開口問道：“怎麼了？”

“沒什麼？”範閑抬頭笑著說道：“我讓人去把那位公子也踹一腳。”

老太太怔了怔,旋即笑了起來.說道：“那便踹吧,隨你高興.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